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长征路

青春血染上甘岭

—访太康县抗美援朝参战老战士赵隆兴

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/图

死的赵隆兴，一唱起志愿军战歌，激情就会被点燃，顿时慷慨激昂、壮烈满怀。

病房内，赵隆兴饶有兴趣地向记者讲述了抗美援朝战场“风烟滚滚唱英雄”的故事……

“三八线”上打响阻击战

赵隆兴，太康县逊母口镇贾庄行政村赵庄村人，十几岁时亲人先后离他而去，成为孤儿。1949年12月，在共产党帮助下，他成为解放军11军31师93团3营的一名通讯员。
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打响。在美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下，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成志愿军部队参战。

很快，赵隆兴所在部队接到作战命令。为便于到朝鲜后能和当地群众交流，部队对官兵进行了朝鲜语强化培训。经过认真准备，解放军11军变更名称和番号，组成志愿军12军参战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志愿军12军作了战斗动员，秘密跨过鸭绿江。

说起往事，赵隆兴清晰如昨，他说：“我当时是31师93团3营营部的通讯员。战士们夜通过江走的是浮桥，首长专门安排，要紧跟队伍不能掉队。急行军过后，第二天到朝鲜一看，大家心情都很沉重，因为到处被炸得面目全非、惨不忍睹。”

战争初期，以美军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十分嚣张，傲慢地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不敢出兵，即使出兵也将很快溃败，更不会大规模出兵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放言圣诞节前夕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结束战争，让美国大兵回家过节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，使他这一梦想变为泡影。

志愿军节节胜利，赵隆兴所在部队很快推进至“三八线”附近。

“我们部队昼夜出击。白天守住一个山头，蹲在防空洞里，夜晚行军作战。在白天，敌人飞机对我们威胁极大。如果被侦察到，天上就会扔炸弹，地面炮弹也接踵而来。”说起飞机，赵隆兴有很高兴致。

战友们对付美军飞机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。当飞机过来时，大家约好，突然从防空洞出来一起开火，往天上大面积“撒网”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革命老前辈，当年您舍生忘死保和平，换得江山美如画。如今，拥有甜蜜生活的我们，给您一些应有的关爱，难道不应该吗？

上甘岭上带路排头兵

翻开志愿军12军31师战史可知，作为入朝作战老牌部队，1952年10月本应转入休整，却临时接到紧急增援15军坚守上甘岭的命令。

胡照轩：英雄暮年淡如菊

记者 王锦春 李伟 孙婧 文/图

老人说：“巧了，正好遇到了，这就是胡照轩老爷子。你看，精气神好着嘞。”

若不是老人说自己已经92岁，是村子里最年长的，记者看着他的岁数和他那几个老伙计差不多。知道了记者的来意，老先生牌也不打了，把小马扎扔到旁边的一辆电动三轮车上，然后很熟练地骑上车说，“去我儿子家吧，跟着我走。”

“我出生在农村，当年没啥吃的，为了活下去，只好出去逃荒要饭。到了湖南遇到部队，就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，陈赓的部队，就参军了。一路跟着打下去，直到胜利，后来就转业回来了。”在四儿子胡新文家，刚一落座，胡照轩就作了个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。

胡照轩所说的参军时间是1949年初，彼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，他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西南。

胡照轩说，当时打仗不分昼夜，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仗。“仗没少打，每天都在山窝里跑，困了就在草丛里眯一会儿，具体打了多少仗，我也记不得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云南大山里打的，那次可以说是捡回来一条命。”

那次战斗，他带领的班负责前方的侦察工作。侦察班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作为班长的胡照轩更要身先士卒走在侦察班的最前面，只有这样，身边的战友才不会畏惧。走得比较靠前，一旦进入敌人的火力点，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他。那次战斗，为了探明敌人的火力布防及战斗力，他率先冲进敌站区，把自己暴露出来。前脚刚迈进敌军射程范围，就看见敌军隐秘的碉堡内火光闪闪，上来就是一番扫射，密集的弹雨中，胡照轩不幸中弹，尚未丧失意识的时候，他告诉战友：“把我的枪拿上，不要让它落到敌人手里。”听胡照轩讲，当时他的枪是全连队最先进的半自动步枪，因为他平时表现英勇，又最先接触敌人，连长就把这把全连最好的枪给了他。

负伤后的胡照轩被战友拖拽到附近的沟里，以免再次负伤。西南地区的山窝里，草长得比人还高，即便离得很近也不容易被发现，这样就避免了胡照轩再次中弹。在沟里，胡照轩昏死了过去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大部队冲了上来。“我听到指导员在附近说话的声音，就想使出全身的力气呼喊。”胡照轩回忆道，由于一颗子弹打进了肺里，另一颗从心脏较近的地方贯穿，伤势非常严重，再加之失血过多，此时的他处于死亡边缘，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发出“哼哼”的声音。幸好指

导员隐隐约约听到了，找到他后，立即让人把他抬到连队的医院进行治疗。

“那场战斗真惨烈，担架都用完了，战友就把行军床单绑在木棍上，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，把我兜到了连队医院。”胡照轩回忆说，由于当时连队医院缺医少药，止血、止疼的药都用完了，卫生员没有办法，就用云南当地的土方子先把他的血止住，还找来大烟让他抽，以缓解疼痛。两三天后，在战斗的空隙，胡照轩被转移到县城的医院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治疗、恢复，伤势好得差不多了，胡照轩就又要求上战场了。

“负伤那么重，死亡来临的时候害怕吗？”有人问。

胡照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是共产党我早饿死了，在战场上没怕过死。”

据胡照轩回忆，他刚入伍的时候是连长的通讯员，相对比较安全，但他觉得“当兵就要不怕死，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，打起仗了往前冲”，就向连长请求去前线部队。由于作战勇猛，敢往前冲，后来就当上了班长。“当班长也没啥，就是冲得更靠前些。”胡照轩笑道，“有作战任务了就冲前面，没有作战任务了，就带头帮老乡干干活，给老乡打扫地、砍砍柴，看他们缸里没水了给他们把水挑满。反正就是要敢于冲锋，带头守好队伍的纪律，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。”

1951年大西南解放后，胡照轩所在部队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兵团的表彰大会，因为作战勇猛、平时表现好，胡照轩被授予“特功”奖状。“当时得这个奖的一个军只有3个，我没啥文化，领完奖让在台上说话也不知道说啥就乱说，在庆功宴上军长还亲自给我倒酒，当时觉得非常光荣。”胡照轩说，其实他在部队多次受到表扬、表彰、领导、战友和群众都很喜欢他。他朴素地认为：“在部队只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就能当英雄，‘英雄’是党和人民授予的。”记者询问之前的奖章奖状都在哪，胡照轩淡淡一笑：“除了这个‘特功’奖状，都没专门放，放那干嘛，好些奖状都被老鼠咬烂了。”一旁的胡新义说，前几年小一辈的专门搜集过，找到了好几枚奖章，当时还放到一起拍了照。后来几次搬家，都不知道都搬哪去了，孩子们一换手机，照片也没有了，“现在想起来，真应该好好放着。”

转业地方后的工作尖兵

“这么好的同志咋叫他转业了啊。”胡照轩转业时，战友们都很不舍。

这时，敌我双方杀红了眼，15军在上甘岭形势危急。

赵隆兴所在部队就是在这紧急时刻参战的。

上甘岭战役惨烈程度不必多言。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，在不足3.7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，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，这里成了一片焦土。

“战斗中，我们营长都牺牲了。教导员临时担当起指挥员作战。我负责接收上级命令，当第一坑道大量战斗减员时，也由我带领第二坑道的士兵向第一坑道输送战斗人员。”赵隆兴说，由于第二坑道距离第一坑道有一里多山路，士兵向第一坑道支援时必须迅速到达战斗位置，否则会引来炮火攻击。

坑道，从防空洞、隐蔽洞发展而来，是以坑道为骨干的交通沟、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。对于消除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威力具有重要作用。第一坑道其实就是最前线，是战斗坑道。第二坑道相对安全，主要用于屯兵、补充支援作战。

上甘岭，志愿军战士鲜血染红的大地。“由于第一坑道连续战斗减员，前方吃紧。按照上级命令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我每次都走在最前面，带领二三十名士兵前往第一坑道支援。不断有大批人员伤亡，就需要不断往前补充战斗人员。仅那一天一夜，我送了4次兵，牺牲多少战友吧！”最后一次返回时，我被炮弹碎片击中，大腿根部及身上多处受伤，鲜血直流。”赵隆兴被战友救起送到后方医院，幸免于难。上甘岭战役结束后，他受到上级表扬，荣立三等功。

说起上甘岭的惨烈，志愿军战士的豪迈气概

哪里来？不正是怀着对侵略者切齿之恨，以及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吗？和众多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相比，赵隆兴是幸运的。后来，他被送到朝鲜平壤医院，又回国治疗9个多月。伤好后，赵隆兴复员回乡，还担任过治安主任、民兵连长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一路走来。

赵隆兴向记者展示了受伤部位。年轻时不显，如今年龄大了，每逢阴雨天，伤疤隐隐作痛，他不得不借助拐杖站立、行走。

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。昔日孤儿赵隆兴，如今四世同堂，生活美满。尽管92岁高龄，但他对战斗经历念念不忘，经常看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章、影视剧、纪录片，感悟新时代强大祖国的荣光。不久前，他还弄来一身老式军装，时不时穿在身上，寻找烽火岁月的激情。

赵隆兴不愧为“最可爱的人”。逊母口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也是去年统计退役军人信息时，才发现老爷子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三等功并且受了伤。多年来，他深藏功与名。我们经常听他说的就是，要听党的话，为人民服务。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赵隆兴把老式军装穿在身上，把荣获的奖章、纪念章挂在胸前，唱起熟悉的战歌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时光仿佛重回70年前，激励着他去战斗！

穿上军装的赵隆兴焕发出青春活力。他坚定地说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一生都感谢党的恩情。抗美援朝战场，我是一个兵，死了，我还是一个兵！如果有敌人胆敢侵略我们，我还会义无反顾、冲锋在前、扛枪杀敌！”



老兵新传·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



老战士赵隆兴特意穿上军装，戴上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岁月如花，流年似水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有的物是人非难寻觅，有的海枯石烂成永恒。秘密渡江的部队、冰天雪地的荒野、刺耳轰鸣的敌机、硝烟弥漫的阵地、血肉模糊的尸体……70年前这些画面，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三等功、现年92岁的赵隆兴心中成为永恒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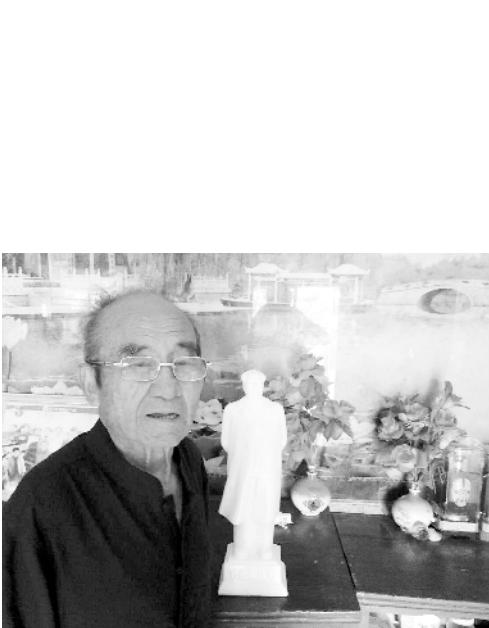
2020年10月14日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。当日，记者在太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逊母口镇政府及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有关人员协助下，到太康县逊母口镇卫生院采访了参战老兵赵隆兴。

“廉颇老矣。岁月不饶人啊。”采访这位老人时，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。当年的志愿军战士，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炮弹炸伤腿部，至今伤痛依然折磨着他。曾经掂斤打“豺狼”的手，如今握着的是一根用来辅助行走的拐杖。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历经磨难、看淡生

死的老战士赵隆兴，谈起当年的经历，依然充满自豪感。

老战士胡照轩



老战士胡照轩

“让我说自己的优点我说不上来，缺点倒是可以说说。”

“兵，就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、有战斗就往前冲。”

“党员是荣耀，我没啥文化，入党不够格，不能给党抹黑。”

“要记着为人民服务，维护党的名誉，要跟党一心。”

“过去的事儿没啥好讲的，现在多好啊。”

……

如邻家爷爷般平凡，和普通老农民无二。今年92岁的胡照轩，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，可能是经历过战场生死的缘故，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那么美好。他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某连的班长，在解放西南的战争中九死一生，被授予很多荣誉，得过不少奖状和勋章，但多数都已遗失，只有第二野战军的“特功”证书得以保存下来。1952年胡照轩退役转业，回到家乡投入新中国建设。近70年来，胡照轩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功绩，因身上有多处枪伤，身边的人才知道他上过战场、打过仗，对于他经历了什么，并不知情。2018年，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集中，胡照轩的英雄过往被“曝光”，这位经历战火反复洗礼的老人终于走进公众视线。

西南战场上的侦察班长

9月16日，由西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建森当向导，本报红色记忆采访组早早赶到了胡照轩家乡——西华县黄桥乡胡家堂村。刚进村不久，李建森就指着路边一位身着青色上衣、黑色裤子，正提着小马扎准备和几个老伙计打牌

的老人说：“巧了，正好遇到了，这就是胡照轩老爷子。你看，精气神好着嘞。”

若不是老人说自己已经92岁，是村子里最年长的，记者看着他的岁数和他那几个老伙计差不多。知道了记者的来意，老先生牌也不打了，把小马扎扔到旁边的一辆电动三轮车上，然后很熟练地骑上车说，“去我儿子家吧，跟着我走。”

“我出生在农村，当年没啥吃的，为了活下去，只好出去逃荒要饭。到了湖南遇到部队，就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，陈赓的部队，就参军了。一路跟着打下去，直到胜利，后来就转业回来了。”在四儿子胡新文家，刚一落座，胡照轩就作了个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。

胡照轩所说的参军时间是1949年初，彼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，他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西南。

胡照轩说，当时打仗不分昼夜，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仗。“仗没少打，每天都在山窝里跑，困了就在草丛里眯一会儿，具体打了多少仗，我也记不得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云南大山里打的，那次可以说是捡回来一条命。”

那次战斗，他带领的班负责前方的侦察工作。侦察班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作为班长的胡照轩更要身先士卒走在侦察班的最前面，只有这样，身边的战友才不会畏惧。走得比较靠前，一旦进入敌人的火力点，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他。那次战斗，为了探明敌人的火力布防及战斗力，他率先冲进敌站区，把自己暴露出来。前脚刚迈进敌军射程范围，就看见敌军隐秘的碉堡内火光闪闪，上来就是一番扫射，密集的弹雨中，胡照轩不幸中弹，尚未丧失意识的时候，他告诉战友：“把我的枪拿上，不要让它落到敌人手里。”听胡照轩讲，当时他的枪是全连队最先进的半自动步枪，因为他平时表现英勇，又最先接触敌人，连长就把这把全连最好的枪给了他。

负伤后的胡照轩被战友拖拽到附近的沟里，以免再次负伤。西南地区的山窝里，草长得比人还高，即便离得很近也不容易被发现，这样就避免了胡照轩再次中弹。在沟里，胡照轩昏死了过去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大部队冲了上来。“我听到指导员在附近说话的声音，就想使出全身的力气呼喊。”胡照轩回忆道，由于一颗子弹打进了肺里，另一颗从心脏较近的地方贯穿，伤势非常严重，再加之失血过多，此时的他处于死亡边缘，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发出“哼哼”的声音。幸好指

导员隐隐约约听到了，找到他后，立即让人把他抬到连队的医院进行治疗。

“那场战斗真惨烈，担架都用完了，战友就把行军床单绑在木棍上，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，把我兜到了连队医院。”胡照轩回忆说，由于当时连队医院缺医少药，止血、止疼的药都用完了，卫生员没有办法，就用云南当地的土方子先把他止住，还找来大烟让他抽，以缓解疼痛。两三天后，在战斗的空隙，胡照轩被转移到县城的医院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治疗、恢复，伤势好得差不多了，胡照轩就又要求上战场了。

“负伤那么重，死亡来临的时候害怕吗？”有人问。

胡照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是共产党我早饿死了，在战场上没怕过死。”

据胡照轩回忆，他刚入伍的时候是连长的通讯员，相对比较安全，但他觉得“当兵就要不怕死，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，打起仗了往前冲”，就向连长请求去前线部队。由于作战勇猛，敢往前冲，后来就当上了班长。“当班长也没啥，就是冲得更靠前些。”胡照轩笑道，“有作战任务了就冲前面，没有作战任务了，就带头帮老乡干干活，给老乡打扫地、砍砍柴，看他们缸里没水了给他们把水挑满。反正就是要敢于冲锋，带头守好队伍的纪律，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。”

1951年大西南解放后，胡照轩所在部队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兵团的表彰大会，因为作战勇猛、平时表现好，胡照轩被授予“特功”奖状。“当时得这个奖的一个军只有3个，我没啥文化，领完奖让在台上说话也不知道说啥就乱说，在庆功宴上军长还亲自给我倒酒，当时觉得非常光荣。”胡照轩说，其实他在部队多次受到表扬、表彰、领导、战友和群众都很喜欢他。他朴素地认为：“在部队只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就能当英雄，‘英雄’是党和人民授予的。”记者询问之前的奖章奖